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03
44



擢太常少卿兼侍講讀預修孝宗實錄充日講官正德
二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五年進尚書帝就於逸樂
早朝日講俱廢宏請勤政務學納諫報聞魯府鄒平王
子當漢當襲父爵爲弟當涼所奪且數年矣宏因當漢
奏辨據法正之當涼怒誣宏受賂宏不爲動明年冬十
二月命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進戶部尚書倖臣錢寧陰黨宸濠欲交
歡宏餽綵幣及他珍玩拒却之寧慙且恚宸濠謀復護
衛屯田輦白金鉅萬徧賂朝貴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
之宏從弟編修案其妻與濠妻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

入朝完迎問曰寧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
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却之及中官持奏
至閣宏極言不當予詔卒予之於是宸濠與寧合而恚
宏寧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嘗劾案不當留翰
林卽指爲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命并案致仕寧遣
騎伺宏後抵臨清焚其舟資裝盡燬宏歸杜門謝客宸
濠復求與通宏謝絕之益怒會宏族人與邑奸人李鎮
等訟宸濠陰令鎮賊宏鎮等遂據險作亂率衆攻費氏
索宏不得執所與訟者支解之發宏先人塚毀其家劫
掠遠近衆至三千人宏馳使懇於朝下巡撫孫燧按狀

明史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二
始遣兵勦滅宸濠敗言者爭請召宏世宗卽位遣行人
卽家起宏加少保入輔政宏持重識大體明習國家故
事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心協贊數勸帝革武宗弊政
大禮之議諸臣力與帝爭帝不能堪宏頗揣知帝旨第
署名公疏未嘗特諫以是帝心善之及廷和等去位宏
爲首輔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委任甚至戶部議督正德時逋賦宏偕石瑄賈詠請斷
自十年以後從之帝以四方災異敕羣臣修省宏等因
言陛下用度無節工役不休畿內土地半成莊田內庫
收納要求踰倍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

如萬之兵而赴工不已直臣得罪未見原言官舉職乃
被詰律所當行者數經讞不誅罪無可辨者遽傳旨獲
免于和召怨自非一端帝引咎褒答然不能用也大同
兵變張璁請討之宏曰討而勝玉石俱焚不勝彼將據
城守損威重多矣莫若觀變而徐圖之事果旋定宏爲
人和易好推轂後進其於大禮不能強諫亦未嘗附離
而是時席書張璁桂萼用事書弟檢討春故由他曹改
用及武宗實錄成宏議出爲僉事書由是憾宏璁萼由
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
亦大怨帝嘗御平臺特賜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

集署其銜曰內閣掌叅機務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前此
未有也璉萼滋害宏寵萼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
使宏得馮寵靈凌壓朝士帝置不省萼遂與璉毀宏於
帝言宏納郎中陳九川所盜天方貢玉受尚書鄧璋賂
謀起用并及其居鄉事宏上書乞休畧曰萼璉挾私怨
臣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帝實錄則怨
不爲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爲教習則又怨萼璉疑內
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
萼璉曰攘袂搯擊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齟齬所
賜骸骨不允及璉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等奮武
營璉遂劾宏劫制府部無何又因宏子懋良坐罪下吏
攻之益力復錄前後劾疏上之不得請則力求罷詆宏
尤切章數上宏亦連疏乞休帝輒下優詔慰留然終不
以譴璉萼於是奸人王邦奇承璉萼指上書汗故大學
士廷和等并誣宏宏竟致仕去時六年二月也十月璉
遂以尚書大學士入直內閣間一歲萼亦入矣十四年
萼旣前死璉亦去位帝始追念宏四月再遣行人卽家
起官如故七月至京師使中使勞以上尊御饌面諭曰
與卿別久卿康健無恙宜悉心輔導稱朕意宏頓首謝
自是眷遇益厚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

明史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四
笑語移時始出賜銀章曰舊輔元臣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聰莠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未幾卒年六十有八帝嗟悼賻卹加等贈太保諡文憲宏三人內閣佐兩朝殆十年中遭讒構訖以功名終其自少保入也弟家爲贊善從子懋中由進士及第爲編修宏長子懋賢方改庶吉士父子兄弟並列禁近宦官至少保禮部尚書諡文通懋中終湖廣提學副使懋賢歷兵部郎中宏世父瑄成化十一年進士弘治時爲兵部員外郎貴州巡撫謝景總兵官吳經等奏爛土苗反僭稱王之俊大軍征討以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令瑄與御

史鄧庠往按白苗無反狀撫定之劾景經及鎮守中官張成罪遷貴州叅議以終身憂歸則闕及不召夏言翟鑾字仲鳴其先諸城人曾祖爲錦衣衛校尉因家京師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劉瑾改翰林於他曹以鑾爲刑部主事旋復官進侍讀嘉靖中累遷禮部右侍郎六年春廷推閣臣帝意在張孚敬弗與命再推乃及鑾中貴人多譽鑾者帝遂踰次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吳一鵬羅欽順帝不許命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直文淵閣尋賜銀章曰清謹學士鑾初入閣一清謝遷輔政旣而孚敬與桂萼入鑾皆

明史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五
謹事之孚敬莠皆以所賜銀章密封言事鑾獨無所言
詰之則頓首謝曰陛下明聖臣將順不暇何獻替之有
帝心愛之一清莠孚敬先後罷鑾留獨秉政者兩月其
後李時方獻夫入位皆居鑾上鑾亦無所怫帝數召時
鑾入見嘗問都察院擬籍谷大用貲產當平時鑾皆北
人與中貴合時曰所擬不中律鑾曰按律籍沒止三條
謀反叛逆及奸黨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帝曰大
用亂政先朝正奸黨也鑾曰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殺何
所不可帝卒從重擬丁生母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
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己會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議

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充行邊使十八年二月改兵
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諸邊文武將吏咸受節制且齎帑
金五十萬犒邊軍東西往返三萬餘里明年春入京遂
命以原官入閣在大同與總督毛伯溫議築長堡過甘
肅與總督劉天和議拓嘉峪關皆受蔭敘二十一年言
罷鑾爲首輔時已加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進少傅謹身
殿嚴嵩初入鑾以資地居其上權遠出嵩下而嵩終惡
鑾不能容御史趙大佑劾鑾私同年吏部尚書許讚亦
發鑾請屬私書帝皆不問會鑾子女儉汝孝與其師崔
奇勛所親焦清同舉二十三年進士嵩遂屬給事中王

交王堯日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鑿疏辨引西苑入直自解帝益怒勒鑾父子奇勛清及分考官編修彭鳳歐陽暎爲民而下主考少詹事江汝璧及鄉試主考諭德秦鳴夏贊善浦應麟詔獄竝杖六十褫其官鑾初輔政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其用行邊起也諸邊文武大吏俱囊鞬郊迎恒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事竣歸裝于輟用以遺貴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又爲其子所累訖不復振踰三年卒年七十穆宗卽位復官諡文懿

宗卽位復官諡文懿

宗卽位復官諡文懿

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正德中歷侍讀右諭德世宗嗣位爲講官尋遷侍讀學士嘉靖三年擢禮部右侍郎俄以憂歸服除爲戶部右侍郎復改禮部尋代方獻夫爲尚書帝旣定尊親禮慨然有狹小前人之志欲裁定舊章成一朝制作張孚敬夏言用事成好更張所建諸典禮咸他人發端而時傳會成之或廷議不合率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嘗顯爭以故帝愛其恭順四方上嘉端輒拜疏請賀帝謙讓時必再請由是益以時爲忠賜銀章曰忠敏安慎俾密封言事久而失之請罪帝再賜焉十年七月四郊成加太子太保雷震午門彗星見

東井時請敕臣工修省令言官指陳利害與革帝以建言乃科道專責寢不行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請遷顯陵於天壽山時等力陳不可巡檢徐震奏於安陸建京師時等駁其非制遂議改州爲承天府其秋桂萼卒命時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叅機務時張孚敬已罷翟鑿獨相時後入以宮保官尊反居鑿上兩人皆謙遜無齟齬帝御無逸殿召時坐講無逸篇鑿講幽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幽風亭賜宴自是數召見諮謀政務明年春孚敬還內閣事取獨裁時不敢有所評議未幾方獻夫入與時亦

相得彗星復出帝召見時等論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乏才時等退條上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獄三事頗及大禮大獄廢斥諸臣帝優詔褒答之然卒不能用也給事中魏良弼御史馮恩先後劾吏部尚書汪鋐觸帝怒時皆爲論救十二年孚敬復入鑿以憂去獻夫致仕時隨孚敬後拱手唯諾而已以故孚敬安之孚敬謝政費宏再入未幾卒時遂獨相時素寬平至是益鎮以安靜帝亦恒召對便殿接膝咨詢時雖無大匡救而議論恒本忠厚廷論咸以時爲賢客星見天棊旁帝問所主事應對曰事應之說起漢京房未必皆合惟在人君修

德以弭之帝稱善扈蹕謁陵道沙河帝見居民蕭索愴然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爲置戍焉屢加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會夏言入輔時不與抗每事推讓言言亦安之帝待時不如孚敬言然少責辱始終不替孚敬言亦不敢望也十七年十二月卒官贈太傅諡文康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一授修撰

正德初再遷左諭德嘉靖初直經筵進講范浚心箴敷陳剴切帝悅乃白爲註釋而鼎臣特受眷累官詹事給事中劉世揚李仁劾鼎臣汙佞帝下世揚等獄以鼎臣救得薄譴拜禮部右侍郎帝好長生術內殿設齋醮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悉從之詞臣以青詞結主知由鼎臣倡也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請令曾子後授五經博士比三氏子孫從之大同軍變張孚敬主用兵鼎臣言不可帝嘉納十三年孟冬享廟命鼎臣及侍郎霍韜捧主二人有期功服當齋乃上言古禮諸侯絕期今公卿卽古諸侯請得毋避

禮部尚書夏言極詆其非乃已尋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京師淫雨四方多水災鼎臣請振饑弭盜報可十七年八月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尋加少保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初李時爲首輔夏言次之鼎臣又次之時卒言當國專甚鼎臣素柔媚不能有爲充位而已帝將南巡立皇太子命言扈行鼎臣輔太子監國御史蕭祥躍劾吏部侍郎張潮受鼎臣屬調刑部主事陸崑爲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馬承學侍鼎臣有聯自詭必得銓曹臣故抑承學而用崑帝下承學詔獄鼎臣不問十九年十月卒官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康鼎臣官侍

從時憫東南賦役失均屢陳其弊帝爲飭撫按巡撫歐陽鐸釐定之崑山無城言於當事爲築城後倭亂起崑山獲全鄉人立祠祀焉春官直隸分守南河小水嚴訥字敏卿常熟人舉鄉試以主司試錄觸忌一榜皆不得會試嘉靖二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三吳數中倭患歲復大禳民死徙幾半有司徵斂益急訥疏陳民困請蠲貸帝得疏感動報如其請尋與李春芳入直西苑撰青詞超受翰林學士歷太常少卿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皆兼學士仍直西苑所撰青詞皆稱旨禮部尚書郭朴遷吏部遂以訥代之朴遭父喪復

代爲吏部尚書嚴嵩當國吏道汙雜嵩敗朴與銓猶未能盡變訥雅意自飭徐階亦推心任之訥乃與朝士約有事白於朝房毋謁私邸慎擇曹郎務抑奔競振淹滯又以資格太拘人才不能盡倣先朝三途並用法州縣吏政績異者破格超擢銓政一新尋錄供奉勞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袁煒罷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以代者郭朴未至仍掌銓政帝齋居西苑侍臣直廬皆在苑中訥晨出理部事暮宿直廬供奉青詞小心謹畏至成疾久不愈其年冬十一月遂乞歸踰年世宗崩遂不復出訥旣歸里父母皆在晨夕潔餐孝養人以爲榮

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同心乃有濟吾掌銓二年適華亭當國事無阻且所任選郎賢舉無失人華亭謂徐階選郎則陸光祖也家居二十年卒年七十有四贈少保諡文靖袁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三授編修煒性行不羈爲御史包孝所劾帝宥不罪進侍讀久之簡直西苑撰青詞最稱旨三十五年閣臣推修撰全元立掌南京翰林院帝特用煒煒疏辭願以故官供奉帝大喜立擢煒侍講學士甫兩月手詔拜禮部右侍郎明年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一品服二十九年復以供奉恩加俸二等俄進左侍郎明年二

月調吏部兼官供奉如故踰月遷禮部尚書加太子保仍命入直煒自供奉以後六年中進宮保尚書前未有也先是二月朔日食微陰煒言不當救護禮部尚書吳山不從得譴去帝聞煒言善之遂以代山及七月朔又日食曆官言食止一分五秒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疏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爍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益喜其冬遂命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典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四十四年春疾篤請假歸道卒年五十八贈少師

文榮煒才思敏捷帝中夜出片紙命撰青詞舉筆立成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畜一猫死命儒臣撰詞以醮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喜悅其詭詞媚上多類此以故帝急枋用之恩賜稠疊他人莫敢望自嘉靖中年帝專事焚修詞臣率供奉青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時謂李春芳嚴訥郭朴及煒爲青詞宰相而煒貴倨鮮渙故出徐階門直以氣凌之與階同總裁承天大志諸學士呈稿煗竄改殆盡不以讓階諸學士不平階第曰任之而已其後煗死階亦盡竄改之煗自負能文見他人所作稍不當意輒肆詆誚館閣士出其門者斥辱

尤不堪以故人皆畏而惡之

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六年舉進士第一除修撰簡入西苑撰青詞大被帝眷與侍讀嚴訥超擢翰林學士尋遷太常少卿拜禮部右侍郎俱兼學士直西苑如故佐理部事進左侍郎轉吏部代訥為禮部尚書時宗室蕃衍歲祿苦不繼春芳考故事為書上之諸吉凶大禮及歲時給賜皆嚴為之制帝嘉之賜名宗藩條例尋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命兼武英殿大學士與訥並參機務世宗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春芳恭慎

不以勢凌人居政府持論平不事操切時人比之李時其才力不及也而廉潔過之時徐階為首輔得君甚春芳每事必推階階亦雅重之隆慶元年春有詔修翔鳳樓春芳曰上新卽位而遽興土木可乎事遂止齊康之劾徐階也語侵春芳春芳疏辨求去帝慰留之及代階為首輔益務以安靜稱帝意時同列者陳以勤張居正以勤端謹而居正恃才凌物視春芳蔑如也始階以人言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既而貞吉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

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謹自飭而已俺答款塞求封春芳偕拱居正卽帝前決之會貞吉爲拱逐拱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嘗從容爲階解拱益不悅時春芳已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改中極殿度拱輩終不容已兩疏請歸養不允南京給事中王禎希拱意疏詆之春芳求去益力賜敕乘傳遣官護行有司給夫廩如故事閱一歲拱復爲居正所擠幾不免而春芳歸父母尚無恙晨夕置酒食爲樂鄉里艷之父母歿數年乃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孫思誠天啟六年官禮部尚書尋罷崇禎初坐頌璫開住思誠孫清字映碧崇禎四年

進士由寧波推官擢刑科給事中熊文燦撫張獻忠清論其失策以久旱請寬刑忤旨貶浙江按察司照磨未赴憂歸起吏科給事中俄出封淮府國變得不與福王時請追諡開國名臣及武熹兩朝忠諫諸臣於是李善長等十四人陸震等十四人左光斗等九人竝得諡春芳曾孫信廣東平和知縣城破與二子泓遠淑遠同時死

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遷修撰進洗馬時東宮位號未定羣小多構覺世宗於父子素薄王歲時不得燕見常

祿外例有給賜王亦不敢請積三歲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賄嚴世蕃世蕃喜以屬戶部得并給三歲資然世蕃常自疑一日屏人語以勤及高拱曰聞殿下近有惑志謂家大人何拱故爲謔語以勤正色曰國本默定久矣生而命名從后從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故事諸王講官止用檢討今兼用編修獨異他邸此相意也殿下每謂首輔社稷臣君安從受此言世蕃默然去裕邸乃安爲講官九年有羽翼功而深自晦匿王嘗書忠貞二字賜之父喪除還爲侍讀學士掌翰林院進太常卿領國子監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改吏部掌詹事府穆

宗卽位以勤自以潛邸舊臣條上謹始十事曰定志保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言其言攬權聽言尤切詔嘉其忠懇隆慶元年春擢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武英殿穆宗朝講希御政無所裁決近倖多緣內降得厚恩以勤請勵精修政帝心動欲有所舉措卒爲內侍所阻疏亦留中四年條上時務因循之弊請慎擢用酌久任治臧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帝嘉之下所司議高拱掌吏部惡所言侵已職寢其奏惟都察院議行臧吏一事而已初以勤之入閣也徐階爲首輔而拱方嚮用朝

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亦無私人竟階與拱去無訾及之者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搆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爲解恐終不爲諸人所容力引疾求罷遂進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賜敕馳傳歸詔其子編修于陞侍行後二年拱被逐倉皇出國門歎曰南充哲人也以勤歸十年年七十復頒上方銀幣命于陞馳歸賜之且敕有司存問又六年卒贈太保諡文端于陞別有傳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六歲日誦書一卷及長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學舉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時方士初進用貞吉請求真儒贊大業執政不憚因請急歸還朝遷中允掌司業事俺答薄都城謾書求貢諂百官廷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旣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曰爲今之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易耳時帝遣中使矚廷臣日中莫發一語聞貞吉言心壯之諭嚴嵩曰貞吉言是第不當及周尚文沈束事耳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

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
嚴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貞吉復叱
之嵩大恨及撰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與一卒護
行時敵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
明日卽復命帝大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尚文束游
說下之詔獄杖於廷謫荔波典史稍遷徽州通判進南
京吏部主事四十年遷至戶部右侍郎廷議遣大臣赴
薊州督餉練兵嵩欲用貞吉召飲示之意貞吉曰督餉
者督京運乎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添官徒增擾耳
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卽十戶侍出何益練兵嵩

拂然罷會嵩請告吏部用倉場侍郎林應亮比嵩出益
怒令都給事中張益劾應亮調之南京而改用僉都御
史霍冀益又言督餉戶部專職今貞吉與左侍郎劉大
賓廷推不及是不職也宜罷於是二人皆奪官隆慶初
起禮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穆宗幸太學祭酒胡杰適論
罷以貞吉攝事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
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焉尋遷南京禮
部尚書旣行帝念之仍留直講三年秋命兼文淵閣大
學士參預機務貞吉入謝奏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
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喜會寇入大同總兵官趙

日身卷一頁十三 如傳 七
尙失事總督陳其學反以捷聞爲御史燕如宦所發貞
吉欲置重罰兵部尚書霍冀僅議貶秩貞吉與同官爭
不得因上言邊帥失律祖宗法具在今當事者屈法徇
人如公論何臣老矣效忠無術乞賜罷不許俄加太子
太保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
總二營權重難制因極言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
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部會廷臣議尚書霍冀前
與貞吉議不合頗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謂強兵在擇將
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爲總
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爲總

理報可初給事中楊鎔劾冀貪庸帝已留冀冀以鎔貞
吉鄉人疑出貞吉意疏辨乞罷且詆貞吉貞吉亦疏辨
求去詔留貞吉褫冀官其後營制屢更未踰年卽復其
舊貞吉亦不能爭也俺答款塞求封貞吉力贊其議先
是高拱再入閣卽掌吏部貞吉言於李春芳亦得掌都
察院拱以私憾欲考察科道貞吉與同事上言頃因御
史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嚴諭考覈言官并及陞任在
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中豈無懷忠報主譽謬敢言之
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
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帝不從拱以貞吉得

其情憾甚及考察拱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於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爲憾也喉門生給事中韓揖劾貞吉庸橫考察時有私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疏入竟允貞吉去而拱握吏部權如故貞吉學博才高然好剛使氣動與物迕九列大臣或名呼之人亦以是多怨高拱張居正名輩出貞吉後而進用居先咸負才

好勝不相下竟齟齬而去萬曆十年卒贈少保謚文肅殷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凡關君德治道輒危言激論王爲動色遷右贊善進洗馬直論如故隆慶元年擢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右侍郎未幾改吏部明年春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其冬還理部事四年正月朔望日月俱食士儋疏請布德緩刑納諫節用飭內外臣工講求民瘼報聞以舊恩進太子太保時寒暑皆罷講士儋諫如故事四時無輟并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帝嘉納之始世宗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後以

兄弟及兄弟之子嗣不得以旁繼嘉靖末肅懷王薨無子其大母定王妃請以輔國將軍縉熾嗣禮部議縉熾實懷王從叔不可承祧詔許以將軍攝府事及帝卽位王妃復請前尚書高儀執不可縉熾重賄中官屬宗人爲奏祈必得士儋持之甚力帝以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鎮之遂許縉熾嗣士儋爭曰肅府自甘州徙蘭州實內地且請別選郡王賢者理府事母遂私請壞條例而帝意堅不可奪士儋乃請封爲郡王諸宗率以此令從事帝終不許故事郊畢舉慶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禮久廢帝卽位三載猶未舉行士儋始考定舊儀行之十

一月命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俄俺答封事成進少保改武英殿始士儋與陳以勤高拱張居正並爲裕邸僚三人皆柄用士儋仍尚書不能無望拱素善張四維欲引共政而惡士儋不親已不爲援士儋遂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以故怨拱及四維四維父擅鹽利爲御史鄧永春所劾事已解他御史復及之拱四維疑出土儋指益相構御史趙應龍遂劾士儋進由陳洪不可以參大政士儋再辨求去不允而拱門生都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亦疑出拱指故事給事中朔望當入閣會揖士儋面詰楫曰聞君有憾於我憾

白可耳母爲他人使拱曰非體也士儻勃然起詬拱曰
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李公今又爲四維逐我若能常
有此座耶奮臂欲毆之居正從旁解亦辭而對御史侯
居良復劾士儻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儻再疏請益力
乃賜道里費乘傳歸有司給廩隸如故事家居十一年
卒時居正垂沒四維爲政怨士儻贈太保諡文通久之
改諡文莊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召爲太常卿掌國子監
事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教習庶吉士四十五年代高

拱爲禮部尚書穆宗卽位諸大典禮皆儀所酌定世宗
遺命郊社及祔享祔葬諸禮悉稽祖制更定儀乃會廷
臣議天地分祀不必改旣祭先農不當復祈穀西苑帝
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與玉芝宮專祀當廢孝潔皇后
當禮廟別祀孝烈於他所帝皆報可旣而中官李芳復
請天地合祀如洪武制御史張楨請易皇極諸殿名盡
復其舊儀皆持不可帝踐阼四月未召對大臣儀屢請
隆慶二年正月饗太廟帝將遣代儀偕僚屬諫閣臣亦
以爲言乃親祀如禮慶府輔國將軍縉燾請襲王爵儀
執不從太子生七齡儀疏請出閣帝命待十齡行之詔

取光祿銀二十萬兩儀力爭初世宗崇道教太常多濫
員儀奏汰四十八人寺卿陳慶奏供事乏缺儀堅持不
可掌禮部四年每歲暮類奏四方災異遇事秉禮循法
居職甚稱引疾章六上卒見留會御史傳寵以先帝時
撰文叩壇事劾儀儀四疏求去乃加太子少保馳傳歸
歸二年用高拱薦命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六
年四月詔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踰月帝崩預顧
命及拱爲張居正所逐儀已病太息而已未幾卒贈太
子太保諡文端儀性簡靜寡嗜慾室無妾媵舊廬燬於
火終身假館於人及沒幾無以殮

贊曰費宏等皆起家文學致位宰相宏却錢寧拒宸濠
忤張桂再躓再起終亦無損清譽李時翟鑾皆負才望
而鑾晚節不振貞吉負氣自高然處傾軋之勢卽委蛇
庸得免乎顧鼎臣等雍容廟堂可謂極遭逢之盛而陳
以勤誠心輔導獻納良多後賢濟美繼登相位終明之
世稱韋平者數以勤父子天之報之何其厚哉

劉麟

蔣瑤

世宗章平昔親以懋父子天之時之同其學造
以雖精小辨奪煇然其多資贊贊美繼登財立終世之
漸於京平願鼎亞華華容廟堂下階通豐登之益而刺
而鑿然不辨貞吉資原自高然烈帥之獎惟委弛
升部卦再觀再誌終亦無其青譽李執蟹鑿皆負木望
贊日費安善皆時遠文學廷立幸休志味勉寧非宗業

明史卷一百九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和聲學兼官吏部尚書加級張廷奉

敕修

喬 字

林 俊

秦 金

鄒 文盛

劉 麟

王 廷相

子 孫 交

子 張 同 徹

子 孫 柱

子 趙 璜

子 蔣 瑤

孫 交

金 獻民

梁 材

蔣 瑤

喬字希大山西樂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職方

郎中皆以清節顯宇登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
弘治初王恕爲吏部調之文選三遷至郎中門無私謁
擢太常少卿武宗嗣位遣祀中鎮西海還朝條上道中
所見軍民困苦六事已遷光祿卿歷戶部左右侍郎劉
瑾敗大臣多以黨附見劾宇獨無所染拜南京禮部尚
書乾清宮災率同列言視朝不勤經筵久輟國本未建
義子猥多番僧處禁寺優伶侍起居立皇店留邊兵習
戰鬪土木繁興織造不息凡十事帝不省久之改兵部
參贊機務以帝遠遊塞上而監國無人請早建儲貳帝
將自擊寇宇復率同列諫皆不報未幾寧王宸濠反揚

言旦夜下南京宇嚴爲警備而談笑自如時攜客燕城
外密察地險易置戍守綜理周密內外宴然樞撫楊銳
有才畧署爲安慶守備鎮守中官劉瑯與濠通爲預伏
死士宇刺得其情詰瑯用事者瑯懼不敢動宇乃大索
城中斬所伏壯士三百人懸首江上宸濠失內應且知
有備不敢東攻安慶銳固守不得下未幾敗帝至南京
詔百官戎服朝明年正旦宇不可率諸臣朝服賀江彬
索城門諸鑰都督府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
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得都督府以
宇言復乃已彬矯旨有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廷白之彬

亦稍稍止彬欲譖去宇守備太監王偉者初爲帝伴讀
帝信之每從中調護故彬謀不行帝駐南京九月宇倡
諸臣三請回鑾又自伏闕請駕旋扈至揚州明年加太
子太保論保障功復加少保世宗卽位召爲吏部尚書
宇自爲選郎有人倫鑿及是銓政一清帝求治銳甚宇
與林俊彭澤孫交皆海內重望帝亦委任之凡爲權倖
所黜者皆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帝性剛好自用宇
所執漸不見聽興府需次官六十二人乞遷叙宇言此
輩虛隸名籍與見供事者不同黜罰之有差皆怨宇帝
欲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侯外戚蔣輪邵喜爲伯宇不可

無何詔進壽寧侯張鶴齡爲公封后父陳萬言爲伯授
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宰言累朝太后賊屠無生封公者
張巒亦歿後贈今奈何以父贈爲子封萬言封伯視巒
更驟而子授尚寶非制願陛下守典章以垂萬世帝並
不從史道訐楊廷和宇言道挾私遂下之詔獄曹嘉助
道劾宇宇求罷帝命鴻臚趨視事宇遇事不可無不力
爭而爭大禮尤切帝欲加興獻帝皇號宇言加皇於本
生之親則干正統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及禮官請稱
獻帝爲本生考帝改稱本生皇考又詔建獻帝廟於大
內宇等復連章諫特旨用席書爲禮部尚書宇又偕九

明史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三
一
卿言陛下罷汪俊用席書謫馬明衡季本陳逅召張璉桂萼霍韜舉措乖違人心駭愕夫以一二入邪說廢天下萬世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爲効忠實累聖德且書不繇廷推特出內降此祖宗來所未有乞令俊與書各仍舊職宥明衡等止璉萼毋召尋復請罷璉萼書而出爭大禮者呂柟鄒守益於獄會璉萼至京詔皆用爲學士宇等又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若士大夫一預其間卽不爲清議所齒况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馳傳給夫廩猶如故事御史許中劉隅等請留宇帝

曰朕非不用宇宇自以疾求去耳後明倫大典戒追論前議奪官楊一清卒宇渡江弔之南都父老皆出迎舉手加額曰活我者公也宇幼從父京師學於楊一清成進士後復從李東陽遊詩文雋兼通篆籀性好山水嘗陟太華絕頂遇虎僕夫皆驚仆宇端坐不動虎徐帖尾去家居澹泊服御若寒士身歿二妾劉許皆從死穆宗卽位復官贈少傅諡莊簡

孫交字志同安陸人成化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爲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恕入吏部薦授稽勳員外郎歷文選郎中居吏部十四年於善類多所推引遷太

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大同有警命經畧黃花鎮諸邊增垣塹廣樹藝制敵騎馳突永樂時歲遣隆慶諸衛軍採薪炭其後罷之令歲輸銀二萬兩軍重困交奏免之正德初擢光祿卿三年進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改吏部尚書張綵附劉瑾交數規切綵怒調之南京瑾敗召拜戶部尚書時征討流寇調度煩急仍歲凶正賦不足交區畫適宜四方告饑輒請蠲租遣振以故民不至甚敝而小人用事者皆不便之帝欲以太平倉賜倖臣裴德雲南鎮守中官張倫請採銀礦南京織造中官吳經奏費乏交皆力爭八年五月中旨與禮部尚書傅珪並致甘言官多請留不報世宗在潛邸知交名甫卽位召復故官首請帝日讀祖訓言動悉取準則經筵日講寒暑勿輟帝褒納焉或議遷顯陵天壽山交言山陵事重太祖欲遷仁祖於鍾山慮泄靈氣而止具載皇陵碑事乃止武宗後汰之後庫藏殫虛交裁冗食定經制宿弊爲清然事涉中官者帝亦不能盡從也嘗會廷臣議發內帑給軍廩官俸已報可爲中官梁諫等所沮交言宮府異同令出復反非新政所宜不聽中官監督倉場者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以交言罷撤過半其後復漸增帝已罷三十七人交欲盡去之並臨清徐淮諸

倉一切勿遣帝令自今毋更加而已守珠池中官詔毋得預守土事而安川黃緣復故交劾川命如前詔正德中上林苑內臣至九十九人侵奪公私地無算帝卽位命留十八人如弘治時已復傳奉至六十二人交乞汰如初且盡歸侵奪地報許又論御馬監內臣宜如祖制毋監收芻豆並令戶部通知馬數杜其侵耗不從錦衣百戶張瑾率校尉支俸通倉橫取狼籍主事羅洪載欲按之瑾給請受杖奏洪載擅笞禁衛官帝怒逮下詔獄謫外交與林俊喬宇先後論救不納御馬監閹洪乞外豹房地交言先帝以豹房故貽禍無窮洪等欲修復以

開游獵之端非臣等所敢聞詔以地十頃給豹房餘令百戶趙愷等佃如故奉詔上各宮莊田數視舊籍不同帝詰其故交言舊籍多以奏請投獻數多妄報也新籍少以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帝意稍解令考成弘間籍以聞交年已七十進章乞罷帝輒慰留遣醫視療請益力乃許之手詔加太子太保馳驛令子編修元侍行有司時存問給食米與隸復賜道里費卒年八十謚榮僖交言論恂恂不以勢位驕人清慎恬慤終始一致初在南京僚友以事簡多暇相率談諧飲奕爲樂交默處一室讀書不輟或以爲言交曰對聖賢語不愈於賓客妻

妾乎興獻王素愛重交嘗割陽春臺東偏地益其宅後
中官言孫尚書侵地世宗曰此先皇所賜吾敢奪耶元
進士終四川副使謹厚有父風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
員外郎性侃直不隨俗浮湛事涉權貴尚書林聰輒屬
俊治之上疏請斬妖僧繼曉並罪中貴梁芳帝大怒下
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徽救之並下獄太監懷恩力救
俊得謫姚州判官徽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
震都下爲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尋以正月
朔星變帝感悟復俊官改南京弘治元年用薦擢雲南

副使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集士女萬人爭以金
塗其面俊命焚之得金悉以饋民逋又毀淫祠三百六
十區皆撤其材修學宮于崖土舍刀怕愈欲奪從子宣
撫官劫其印數年俊檄諭之遂歸印進按察使五年調
湖廣以雨雪災異上疏陳時政得失又言德安安陸建
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
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請著
爲例不從九年引疾不待報徑歸久之薦起廣東右布
政使不拜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十四年正月朔
陝西山西地震水涌疏述古宮闈外戚內侍柄臣之禍

乞罷齋醮減織造清役占汰冗員止工作省供應節賞
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豫教皇儲因薦侍郎謝
鐸少卿儲雍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堪輔導
報聞已屢疏乞休薦時中自代不許江西新昌民王武
爲盜巡撫韓邦問不能靖命俊巡視身入武巢武請自
劾悉禽賊黨詔卽以俊代邦問俊引朱熹代唐仲友包
拯代宋祁事力辭不允乃更定要約庶務一新王府徵
歲祿率倍取於民以俊言大減省寧王宸濠貪暴俊屢
裁抑之上請易琉璃瓦費二萬俊言宜如舊毋涉叔段
京鄙之求吳王几杖之賜王怒伺其過無所得會俊以

聖節按部遂劾奏之停俸三月尋以母憂歸武宗卽位
言官交薦江西人在朝者合疏乞還俊乃進右副都御
史再撫江西遭父憂不果正德四年起撫四川眉州人
劉烈倡亂敗而逃諸不逞假其名剽掠俊繪形捕莫能
得會保寧賊藍廷瑞郟本怒廖惠等繼起勢益張轉寇
巴州猝遇之華壘單輿抵其營譬曉利害賊羅拜約降
淫雨失期復叛去攻陷通江俊擊敗之龍灘河遣知府
張敏等追敗之門鎮子遂禽廖惠而廷瑞奔陝西西鄉
趙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遂移
師擊瀘州賊曹甫且遣人招諭甫佯聽令使弟瑄劫如

故指揮李蔭斬瑄首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俊發酉陽播州土兵助蔭以元日掩破其四營賊遁入三家焚之盡斃乘勝搗老營指揮汪洋等中伏死蔭復進去賊十五里甫以數十騎出遇蔭兵敗走官軍乘勝進圍之俘及焚死者二千有奇已本恕廷瑞爲永順土舍彭世麟所禽俊論功進右都御史甫黨方四亡命恩南復攻南川綦江以窺瀘州俊益發土兵令副使何珊李鉞等攻之去捷聞璽書獎勵俊在軍與總督洪鍾議多左中貴子弟欲冒從軍功輒禁止御史俞緇走避賊而僉事吳景戰歿緇慙欲委罪俊遂劾俊累報首功賊終不滅加鑿井毀寺逐僧徒迫爲賊於是俊前後被切責北方四敗賊且盡俊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田詔不許辭秩聽其致仕言官交請留不報俊歸士民號哭追送時正德六年十一月也世宗卽位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在道數引疾不許因請帝親近儒臣正其心以出號令用渾樸爲天下先初詔所革無遷就以廢公議旣抵京師會暑月經筵輟講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俊時年已七十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數爲帝言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采中官葛景等奸利事覺爲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

明史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九
察訊後言內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宮府異體也乞下
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都督劉暉下獄俊當以交結
朋黨律言與許泰同罪請斬以謝天下廖鵬廖鎧齊佐
王璣論死屢詔緩刑俊乞亟行誅又劾谷大用占民田
萬餘頃皆不聽中官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鈺賄
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撫司
俊留不遣力爭不納明日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
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訊鞫旣得猶必付
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先朝漏
奸罪不容誅茲復干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

爲此輩壞亂帝憚其言直乃不問俊以耆德起田間持
正不避嫌旣屢見格遂乞致仕詔加太子太保給驛賜
隸廩如制俊數爭大禮與楊廷和合嘗上言推尊所生
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可易之禮因輯堯舜至宋理宗事
凡十條以上及大禮議定得罪者或杖死四年秋俊從
病中上書言古者鞭撻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
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於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
見廷杖二三臣率容厚棉底衣重氈疊裹然且沉卧久
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
又見成化弘治時惟叛逆妖言劫盜下詔獄始命打問

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槩打問亦非故事自去歲舊
臣斥逐殆盡朝署爲空乞聖明留念旣去者禮致未去
者慰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宜列
置左右臣衰病待盡無復他望敢效古人遺表之意敬
布犬馬之心帝但下所司而已又明年疾革復上書請
懋學隆孝任賢納諫保躬導和且預辭身後卹典遂卒
年七十六後一年明倫大典成追論俊附和廷和削其
官其子達以士禮葬之俊歷事四朝抗辭敢諫以禮進
退始終一節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諡貞肅達正德九年
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工篆籀能古文張黻吉水人

成化八年進士歷知涪州宿州介特不避權貴弘治中
俊蒙顯擢而黻老不用王恕爲之請特予誥命
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行人弘治
初選授御史按雲南順天並著風裁出爲天津副使歷
湖廣按察使正德初劉瑾亂政追坐獻民勘天津地不
實與巡撫柳應辰等械繫詔獄斥爲民未幾又坐湖廣
事再下獄罰贖歸踰年又以瀏陽民劉道隆獄讞不實
罰米輸塞下瑾誅起貴州按察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延
綏歷南京刑部尚書世宗卽位召爲左都御史李鳳陽
下刑部程貴下都察院皆改詔獄獻民力爭已遷刑部

尚書執奏奸黨王欽王銓不宜貸死皆不納尋代彭澤
爲兵部尚書五星聚營室其占主兵獻民因請敕天下
鎮巡官預守戰之備且請用賢納諫罷土木屏玩好帝
頗采納獻民性伉直有執持帝或不能從卒無所徇帝
初卽位盡斥先朝傳奉官已太監邱福潘傑等死詔官
其弟姪錦衣及司禮太監張欽死以家人李賢承廢賢
死復欲官其子儒獻民先後執奏帝皆不從土魯番速
檀滿速兒寇肅州命獻民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四鎮
軍務比至蘭州巡撫陳九疇已破敵獻民再以捷聞還
京仍理部事論功廢錦衣世百戶錦衣百戶俞賢中官

泰養子也以中旨管事諫官爭之獻民言祖宗有舊制
孝廟有禁例陛下登極有明詔賢無公家庸又非泰子
姓猥以廝養竊名器紊數典章不可之大者宜納諫官
言弗聽錦衣副千戶李全王邦奇等以冒濫汰去至是
奏辨不已下部覆議獻民言全等足不履行陣而坐論
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躐躋顯秩陛下登極汰去者三百
餘人人稱快萬一倖端再啓則前詔皆虛將來奏擾
有何紀極帝竟授全等試百戶獻民復奏曰令出惟行
勿惟反今以小人奏辨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右私
壞祖宗法竊爲陛下惜之明旨不許夤緣管事而奔競

已成風矣不許此例陳乞而奏擾已踵至矣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望仍斥全等以息人言消天變言官任洛等
亦以爲言不聽會寧夏總兵官种勛行賂京師偵事者
獲其籍獻民名在焉給事蔡經御史高世魁等交章劾
之獻民因引疾歸居二年邦奇訐前尚書彭澤詞連獻
民逮下刑部獄法司劾獻民奉命專征未至其地掠功
妄報失大臣體宜奪職閒住削其世廕詔可初大禮議
起獻民數偕廷臣疏爭及左順門哭諫又與徐文華倡
之帝由此不悅卒得罪隆慶初贈卹如制
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

中正德初遷河南提學副使改右叅政守開封破趙鐃
於陳橋歷山東左右布政使承寇躡後與巡撫趙璜共
拊循瘡痍始起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諸王府
所據山場湖蕩皆奏還之官降盜賀瑋羅大洪復叛討
平之郴州桂陽徭龔福全稱王金先後破砦八十餘斬
首二千級禽福全及其黨劉福興等錄功增俸一級脣
錦衣世百戶力辭得請入爲戶部右侍郎世宗卽位改
吏部言官論金無人倫鑑復改戶部轉左署部事外戚
邵喜乞莊田金述祖制請按治帝宥喜命都察院禁如
制中旨各官仍置皇莊遣官校分督金言西漢盛時以

苑囿賦貧民今奈何剝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間額外侵
占者悉歸其主而盡撤管莊之人帝稱善卽從其議嘉
靖二年擢南京禮部尚書率諸臣上疏曰陛下繼統以
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動無過舉宜召天和而災眚頻
告者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登極一詔百
度咸貞天下拭目望至治比來多與詔違百司罔遵萬
民失仰此詔令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逐庸回任耆舊
比內閣擬旨輒中改至疏請徒答溫語此任賢不能如
初也卽位之初聽言如流朝請暮報比來事涉戚畹宦
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皆曰業經有旨此聽納不能

如初也卽位之初凡先朝傳陞乞陞等官一切釐革比
來恩澤過濫封拜頻煩此慎名器不能如初也卽位之
初凡奸黨巨惡俱付三法司比來輒下鎮撫此謹國法
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首命戶部減馬房糧芻之半且
令科道官備覈馬數乃因太監閻洪等言遂寢前詔此
恤民瘼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國師禪
師比來於禁地設齋醮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卽位之
初精明充盛比來聖躬弗豫天顏未復此奮精神不能
如初也夫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預也
今政所以淆溷者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

明史卷一百一十四 及傳 十四
一日不在朝廷惟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皆獨運也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卽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則官府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婦寺之情親而聽受有所蔽名曰總攬而太阿之鐔實移於下矣章下禮部尚書汪俊力勸帝採納報聞尋就改兵部孫交去召爲戶部尚書帝欲考興獻帝金借廷臣伏闕爭又與何孟春等條張璉建議之非及上聖母冊金及趙璜等復不至帝頻詰讓金爲人樂易及居官一以廉正自持在戶部尤孜孜爲國永福長公主乞寶坻武清地以金言頗

減撫寧山海莊地賜魏國公徐達者達卒仍歸之官定國公光祚請之金執不可給事中黃重御史張珩等先後爭金等復以爲言始報許內府諸監局軍匠至數千人中官梁諫請下部採金玉珠石金皆執奏不聽奸人遂俊等乞兩淮鹽引三十萬帝許之金力爭不可積失帝旨六年春以考察自陳致仕馳驛給夫廩如制歸五年薦者不已乃起南京戶部疏陳利民六事尋召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與張孚敬李時評諸大臣以金爲賢頗嫌其老居數月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踰歲致仕歸二十三年卒年七十八贈少保諡端敏孫柱以

諸生授中書舍人大學士高拱得罪倉黃去京師門生皆避匿柱獨追送百里外吳中行疏論張居正奪情被杖下詔獄柱挾醫視湯藥遂忤居正遷魯府審理尋假考察罷之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少從父之官陞江中不死稍長行道上海得遺金悉還其主登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歷員外郎出爲濟南知府猾吏舞文積歲爲蠹璜擇愿民教之律令得通習者二十餘人逐吏而代之漢庶人牧場久籍於官募民佃德王府奏乞之璜勘還之民閱七年政績大著正德初擢順天府丞未上劉瑾

惡璜坐巡撫朱欽事逮下詔獄除名瑾誅復職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尋調山東河灘地數百里賦流民墾而除其租番僧乞徵以充齋糧帝許之璜力爭得免曲阜爲賊破闕里林廟在曠野璜請移縣就闕里從之擢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以邊警改理畿輔戎備事定命振順天諸府饑還佐部事世宗卽位進左侍郎掌部事裁宦官賜葬費及御用監料價革內府酒醋麵局歲徵鐵輒價銀歲鉅萬嘉靖元年進尚書劉瑾創元明宮糜財數十萬瑾死奸人獻爲皇莊帝卽位斥以予民旣而中旨令仍舊璜言詔下數月而忽更示天下不信帝卽

報許會方修仁壽清寧宮費不繼璜因請與右景山諸房舍並斥賣以資用可無累民帝可之給事中徐景嵩等謂詔書許還民官不當自鬻劾璜璜疏辨并發景嵩他事御史張鵬翰言璜撫言官無大臣誼帝責鵬翰黨庇景嵩竟斥其同官陳江亦以劾璜被責求去給事中章僑言璜一舉逐兩諫官甚損國體尚書彭澤復奏僑非是僑再辨帝兩解之詔營后父陳萬言第估工值六十萬璜持之萬言愬於帝下郎中員外二人詔獄璜言二臣無與乞罪臣帝不聽其後論救踵至萬言不自安再請貸二人獲釋工價亦大減三年顯陵司香內官宮陵制狹小請改營視天壽山諸陵璜言陵制與山水相稱難槩同帝納其言已帝欲遷顯陵璜不可乃寢詔建玉德殿景福安喜三宮璜請俟仁壽宮成徐議其事帝不許頃之以災異申前請帝始從之并罷仁壽役江西建真人府陝西督織造皆遣中使璜皆疏爭營建世廟中官所派物料戶部多裁省帝以問璜璜言曩造乾清坤寧兩宮所積餘貲足移用帝遂報可璜爲尚書六年值帝初政銳意釐剔中官不敢撓故得舉其職後論執不已諸權倖嫉者衆帝意亦寢疏璜素與秦金齊名考察自陳與金俱致仕廷臣乞留不許馳驛給夫廩如故

事璜有幹局多智慮事莽錯他人相顧愕眙璜立辦既
去人爭薦之十一年召復故官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諡
莊靖

鄒文盛字時鳴公安人弘治六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
遼東巡撫韓重効鎮守中官廖玘文盛偕郎中楊茂仁
勘實其罪謫長陵司香朶顏三衛屢擾邊文盛還奏制
馭六策尚書劉大夏深善之下之邊吏尋出覈兩廣糧
儲思恩土官岑濬與田州岑猛構兵文盛言田州廣西
之藩蔽李蠻田州之干戚叅政武濬受濬重賂以計殺
蠻釀成禍亂制救房供事叅議岑業濬訟親爲彌縫於

中漏機事請先誅二人而後行討業有內援帝不聽
濬言以考察罷正德初歷戶科都給事中出爲保定知
府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
州清平苗阿旁阿階阿萃稱王巡撫曹祥調永順保靖
出兵討之尋被劾罷阿旁等據香爐山與隆偏橋平越
新添龍里諸衛咸被其患文盛至檄川湖兵協剿以貴
州兵擣礮木峇禽阿革川湖兵至抵山下山壁立惟小
徑五賊皆樹柵仰攻不能克乃製戰樓與崖齊乘夜雨
附崖登拔柵焚廬舍賊奔後山據絕頂官軍乘間梯籐
木以上遂禽阿旁餘賊盡平移師討平龍頭都黎都蘭

都蓬密西大支馬羅諸砦黑苗先後斬降無算錄功增俸一等廢子錦衣世百戶力辭免芒部陳聰等爲亂討破之四川土舍重安馮綸與凱里楊弘有怨弘卒綸糾諸苗相讐殺侵軼貴州境文盛遣叅議蔡潮詣播州督宣慰楊斌撫定之請復設安寧宣撫司以弘子襲而蔡潮功尚書王瓊以專擅爲潮罪不叙頃之改蒞南京都察院世宗卽位召爲戶部左右侍郎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戶部尚書嘉靖六年戶部尚書秦金罷召文盛代之首疏鹽政錢法十一事文盛爲人廉謹踈踈若無能與孫交秦金趙璜咸稱長者歲餘以年至再疏乞歸卒

贈太子少保諡莊簡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德清知縣勤敏有異政正德初遷刑部主事改御史出爲嘉興知府調杭州田租例參差材爲酌輕重立畫一之法遷浙江右參政進按察使鎮守中官畢真與宸濠通將舉城應之材與巡按張縉切持真奪其兵衛尋以憂去嘉靖初起補雲南土官相讐殺累年材召其酋曰汝罪當死今貰汝以牛羊贖御史訝其輕材曰如是足矣急之變生諸酋衷甲待變聞無他迺止歷貴州廣東左右布政使吏民輸課令自操權衡吏不得預時天下布

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材與姚鎮也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甫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尋改戶部遂代鄒文盛爲尚書自外僚登六卿不滿二載自以受恩深益盡職上言臣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至二百四十萬加催徵不前邊費無節凶荒又多奏免國計安所辦詳求弊端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負乞集廷臣計畫條請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其他皆嚴爲節帝悉報可惟武職閒住者議停半俸帝不納經費大省國用亦充中官麥福請盡徵牧馬草場租材不可侍郎王軌清勲戚莊田言宜量等級爲限材

奏成周班祿有土田祿由田出非常祿外復有土田今勲戚祿已踰分而陳乞動千萬請申禁之自特賜外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並清已賜者額外侵據悉還之民勢豪家乃不敢妄請乞畿輔屯田御史督理正統間易以僉事權輕屯政日弛材請仍用御史御史郭弘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清丈材恐紛擾請但敕所司清釐籍難稽者始履畝而文帝悉可之母喪去服除起故官大同巡撫樊繼祖請益軍餉材言大同歲餉七十七萬有奇例外解發又累萬較昔已數倍日益月增太倉銀不足供一鎮無論九邊也繼祖數請不

得議開事例下戶兵三部行之時修建兩宮七陵役京軍七萬郭勛請給月糧冬衣材言非故事如所請當歲費銀四十五萬且冬衣例取內庫非部事勛怒劾材悞公帝詰責材竟如勛奏勛復建言三事請開曠助工餘鹽盡輸邊漕卒得攜貨物材議不盡行勛益怒材初爲戶部值帝勤政力祛宿弊多見從及是屢忤權倖不得志乃乞改南爲給事中周琬所劾下吏部尚書許讚等請留之帝不悅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讚等坐奪俸材由此失帝意考尚書六年滿遂令致仕初徽王守莊者與佃人訟材請革守莊者令有司納租於王報司王奏不便帝又從之材已去侍郎唐胄等執初詔帝大怒并責材命以右侍郎閒住而奪胄俸下郎官詔獄明年戶部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勤大臣亦多薦者乃召復故官加太子少保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其秋考察京官特命監之有大獄不能決又命兼掌刑部事帝歎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天下矣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郭勛籍其不至者責輸銀雇役廩食視班軍廷相嘗量給之材堅持不予勦劾材帝命補給勦又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布棉折餉銀募工材言今京班軍四萬餘已足用不宜

藉口耗國儲帝從其奏勛益怒劾材變亂舊章先是醮壇須龍涎香材不以時進帝銜之遂責材沽名誤事落職閒住歸旋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諡端肅當嘉靖中歲大臣或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國用大窘世宗乃歎曰材在當不至此劉麟字元瑞本安仁人世爲南京廣洋衛副千戶因家焉績學能文與顧璘徐禎卿稱江東三才子弘治九年成進士言官龐泮等下獄麟偕同年生陸崑抗疏救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平反三百九十餘人正德初進郎中出爲紹興府知府劉瑾銜麟不謁謝南五月撫前錄囚細故罷爲民士民鑿金甌不受爲建小劉祠以配漢劉寵因寓湖州與吳施侃孫一元龍寬爲湖南五隱瑾誅起補西安遭父憂樂吳興山水奉父柩葬焉遂居湖州起陝西左叅政督糧儲都御史鄧璋督師議加賦充餉麟力爭會陝民詣闕懇得寢尋遷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召拜太僕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中官耿忠守備紫荆多縱麟劾奏之請捐天津三衛屯田課及出庫儲給河南三衛軍月餉徵逋課以償皆報可帝因諭戶部中外軍餉未給者悉補給之再引疾歸起大理卿拜工部尚書侍衛軍不給衣履

錦衣帥駱安援紅盔軍例以請麟執不可詔量給銀白製後五載一給爲常四司財物悉貯後堂大庫司官出納多侵漁麟請特除一郎官主之帝稱善因賜名節慎庫已上節財十四事汰內府諸監局冒破錢中貴大恨及顯陵工竣執役者咸覲官麟止擬賚羣小愈怨會帝納諫官言停中外雜派工役麟牒停浙江蘇松織造而上供袍服在停中中官吳勳以爲言遂勒麟致仕久之顯陵殿閣雨漏追論麟落職麟清修直節當官不撓居工部爲朝廷惜財謹費僅踰年而罷居郊外南坦賦詩自娛守爲築一臺令爲攜堂始有息游之所家居三十

餘年廷臣頻論薦晚好構居力不能構懸籃與於梁曲臥其中名曰神樓文徵明繪圖遺之年八十七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正德時歷兩京御史陳時弊七事中言內府軍器局軍匠六千中官監督者二人今增至六十餘人人占軍匠三十他局稱是行伍安得不耗并言傳奉官及濫收校尉勇士並宜釐革劉瑾雖誅權猶在宦豎有言詰問且言自今如瑤議者毋覆奏尋出爲荊州知府築黃潭隄調揚州武宗南巡至揚瑤供御取具而已無所贈遺諸嬖倖皆

怒江彬欲奪富民居爲威武副將軍府瑤執不可彬閉
瑤空舍挫辱之脅以帝所賜銅瓜不爲隳會帝漁獲一
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卽畀瑤責其直瑤懷其妻簪珥
袿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故有
瓊花觀詔取瓊花瑤言自宋徽欽北狩此花已絕今無
以獻又傳言徵異物瑤具對非揚產帝曰芋白布亦非
揚產耶瑤不得已爲獻五百疋當是時權倖以揚繁華
要求無所不至徼瑤民且重困駕旋瑤扈至寶應中官
邸得用鐵絙繫瑤數日始釋竟扈至臨清而返揚人見
瑤無不感泣迨遷陝西參政爭出貲建祠祀之名自此

大震嘉靖初歷湖廣江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
巡撫河南帝命桂萼等覈巡撫官去留令瑤歸候調已
累遷工部尚書四郊工竣加太子少保西苑宮殿成帝
置宴見瑤與王時中席在外命移殿內而移皇親於殿
右以讓瑤曰親親不如尊賢其重瑤如此時土木繁興
歲費數百萬計瑤規畫咸稱帝意數有賚予以憂去久
之自南京工部尚書召改北部帝幸承天瑤扈從京師
營建率役京軍多爲豪家占匿至是大工頻仍歲募民
充役費二百餘萬瑤以爲言因請停不急者豪家所匿
軍畢出募直大減以老致仕去瑤端亮清介旣歸僻處

陋巷與尚書劉麟顧應祥輩結文酒社徜徉峴山間卒年八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幼有文名登弘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以憂去正德初服闋至京劉瑾中以罪謫亳州判官量移高淳知縣召爲御史疏言大盜四起將帥未能平由將權輕不能禦敵兵機疏不能扼險也盜賊所至鄉民奉牛酒甚者爲効力盜有生殺權而將帥反無之故兵不用命宜假便宜退却者必斬河南地平曠賊易奔山西地險阻亦從深入將帥罪也若陳兵黃河之津使不得西分扼井陘天井使不得

東而主將以大軍蹙之則賊進退皆窮可不戰禽矣帝切責總督諸臣悉從其議已出按陝西裁抑鎮守中官廖堂被誣時已改督京畿學校逮繫詔獄謫贛榆丞屢遷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提督學校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再遷山東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討平芒部賊抄保尋召理院事歷兵部左右侍郎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初有詔省進貢快船守備太監賴義復求增廷相請酌物輕重以定船數而大減宣德以後傳旨非祖制者龍江大勝新江浦子江淮五關守臣藉稽察權利安慶九江藉春秋閱視索賂廷相皆請革

之草場蘆課銀率爲中官楊奇卜春及魏國公徐鵬與所侵蝕以廷相請逮問奇春奪鵬舉祿三月入爲左御史疏言南京守備權太重不宜令魏國世官給事中曾忭亦言之遂解鵬舉兵柄居二年加兵部尚書兼前官提督團營仍理院事兩者滿加太子少保畿民盜天壽山陵樹巡按楊紹芳引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廷相言大祀神御物者指神御在內祭器雖帳之物而言律文盜陵木者止杖一百徒三年今舍本律非刑之平忭旨罰俸一月帝將幸承天廷相與諸大臣諫不納扈從還以九年滿加太子太保雷震奉先殿廷相言人事修而

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日之攫大臣汚則小臣悉倣京官貪則外臣無畏臣職憲紀不能絕其弊乞先罷斥用以刺尚書嚴嵩張瓚輩帝但諭留而已初廷相請以六條考察差還御史帝令疏其所未盡編之憲綱乃取張孚敬汪鋌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進悉允行之及九廟災下詔修省因敕廷相曰御史巡方職甚重卿總憲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廷相惶恐謝廷相掌內臺最久有威重督團營與郭勛共事遂巡其間不能有所振飭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

貴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城御史覈實遲四十
餘日給事中章允賢遂劾廷相徇私慢上帝方詰責而
廷相以御史所覈聞惟郭勛侵最多帝令勛自奏於是
劾勛者羣起勛復以領敕稽留觸帝怒下獄責廷相朋
比阿黨斥爲民越三年卒廷相博學好議論以經術稱
於星歷輿圖樂律河圖雒書及周邵程張之書皆有所
論駁然其說頗乖僻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諡肅敏

贊曰喬宇守南京從容鎮靜內嚴警備可謂能當大事
者矣觀宇與孫交等砥節奉公懇懇廷諍意在杜塞倖
門裨益國是雖得君行政未能媲美蹇夏要其清嚴不
苟行無瑕尤於前人亦不多讓蔣瑤爲尚書功名損於
治郡王廷相掌內臺風力未著是殆其時爲之歟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

第一授修撰弘治

最久孝宗

朝國與

相以爲... 勛者羣起... 阿黨斥爲民越... 星歷輿圖樂律河圖... 駁然其說頗乖... 曰喬守守南京從容鎮靜內嚴警備... 謂能當大... 王致... 內臺風代未... 其耕爲之... 無罪... 亦不... 難... 尚書... 各... 沈...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總裁總理事務 經講官保兼李太僕和毅學兼吏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救修

王守仁 冀元亨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
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學士少詹事華有器度在講
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廣貴幸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
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中官賜食勞焉
正德初進禮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
尚書坐事罷旋以會典小誤降右侍郎瑾敗乃復故無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一
何卒華性孝母岑年踰百歲卒華已年七十餘猶寢苦
蔬食士論多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
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
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
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
年進士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
守仁條入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引疾歸起
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
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
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

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
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考
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兵部尚書王瓊
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
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
據洎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日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
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
撫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
贛縣主簿吳玘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
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貫其罪令訶賊賊動靜無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及傳 二
勿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
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
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
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鑑等禽師富
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
事尚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為伍伍有
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甲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
之二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
二陣為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
遞相討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

府李敷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繫曰能以歸遂議討
橫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
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敷及守備郝文汀州知府唐惇
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
張戩遇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
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
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
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
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
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

日知錄卷一百一十五 友傳 三
搏戰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
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
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
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利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
討瀾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
英威請降及征橫水利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
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
守備詭言珂志高讐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擊珂
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
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

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
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
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
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申下三洲斬賊
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
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
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洲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
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
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旣滅湖廣兵始至及平瀾頭廣東
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友傳 四
寇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衛百戶再
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
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
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
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
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
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威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
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
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
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邵永將邊兵

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
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
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遣僞相李士實劉
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從吏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
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
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詎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
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樛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
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
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
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

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
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
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
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
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
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
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
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
梯絙登縛拱櫓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
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

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
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
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
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
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
九江建昌會璉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却
守仁斬先却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
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
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
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

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沂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旣平則相與媚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問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唐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

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
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
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
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
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
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
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
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
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
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

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覬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
召卽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
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
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
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
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
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
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
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
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

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璉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叙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

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隣交陟深山絕谷悉猺獠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

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

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璫萼薦萼故不善守仁以璫彊之後萼長吏部璫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徭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

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
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
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
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
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
甚疏乞骸骨舉郎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
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
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
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
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

奮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
曰道在吾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
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
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
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守仁旣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
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
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
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
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
捕蝥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

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隆慶
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諡文成二年予世襲伯
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帝
獨允禮臣議以瑄配及萬曆十二年御史詹事講申前
請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
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友出處如獻
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崇祀且言胡
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亦宜並祀帝皆從之終明之
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始守仁無子育弟子正憲爲
後晚年生子正億二歲而孤既長襲錦衣副千戶隆慶

初襲新建伯萬曆五年卒子承勛嗣督漕運二十年子
先進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弘繼先達妻曰伯無子爵
自傳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進怒因育族子業洵爲
後及承勛卒先進未襲死業洵自以非嫡嗣終當歸爵
先達且虞其爭乃謗先達爲乞養而別推承勛弟子先
通當嗣屢爭於朝數十年不決崇禎時先達子業弘復
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爲總督所司懼忤業浩
竟以先通嗣業弘憤持疏入禁門訴自刎不殊執下獄
尋釋先通襲伯四年流賊陷京師被殺守仁弟子盈天
下其有傳者不復載惟冀元亨嘗與守仁共患難冀元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三
亨字惟乾武陵人篤信守仁學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
守仁於贛守仁屬以教子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
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語挑之佯不喻獨與
之論學宸濠目爲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
濠亦服厚贈遣之元亨反其贈於官已宸濠敗張忠許
泰誣守仁與通詰宸濠言無有忠等詰不已曰獨嘗遣
冀元亨論學忠等大喜撈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械繫
京師詔獄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冤出獄五日卒元亨
在獄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繫其
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三
女治麻杲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
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囚服見
手不釋麻杲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在席間
聞者悚然

贊曰王守仁始以直節著北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
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
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
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矜其勛獲標異儒先卒爲學
者譏守仁嘗謂胡世寧少講學世寧曰某恨公多講學
耳桂萼之議雖出於媚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卽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之義則陛下之典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

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璉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亟下廷臣議廷臣大怪駭交起擊之禮官毛澄等執如初會獻王妃至通州聞尊稱禮未定止不肯入帝聞而泣欲避位歸藩璉乃著大禮或問上之帝於是連駁禮官疏廷臣不得已合議尊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本生父興獻帝璉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議且寢至嘉靖三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動復下廷議汪俊代毛澄爲禮部執如澄璉乃復上疏曰陛下遵兄終弟及之訓倫序當立禮官不思陛下實入繼大統之君而強比與爲人後之例絕獻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傳之統致陛下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寧負天子不敢忤懼臣此何心也伏賭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有見於推尊之重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爲歉旣而加稱爲帝謂陛下心旣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敢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父子之名旣更推崇之義安在乃遽詔告天下乘陛下不覺陷以不孝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爲萬乘

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與桂萼第二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兩人上京命未達兩人及黃宗明黃綰復合疏力爭及獻帝改稱本生皇考閣臣以尊稱既定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曰禮官懼臣等面質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爲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帝益心動趣召二人五月抵都復條上七事象洵

洵欲撲殺之萼懼不敢出璫閱數日始朝給事御史張翀鄭本公等連章力攻帝益不悅特授二人翰林學士二人力辭且請面折廷臣之非給事御史李學會吉棠等言璫萼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以傳奉爲學士累聖德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論并及席書帝責學會等對狀下續相詔獄刑部尚書趙鑑亦請置璫萼於理語人曰得俞旨便屠殺之帝責以朋奸亦令對狀璫萼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及廷臣伏闕哭爭盡繫詔獄予杖死杖下者十餘人貶竄相繼由是璫等勢大張其年九月卒用其議定尊稱帝益眷倚璫萼璫益

侍寵讐廷臣舉朝士大夫咸切齒此數人矣四年冬大禮集議成進詹事兼翰林學士後議世廟神道廟樂武舞及太后謁廟帝率倚璉言而決璉緣飾經文委曲當帝意帝益器之璉急圖柄用爲大學士費宏所抑遂與萼連章攻宏帝亦知其情留宏不卽放五年七月璉以省墓請旣辭朝帝復用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中杜桐揚言趙廷瑞交章力詆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用邪人帝怒切責之兩京給事御史解一貫張錄方紀達戴繼先等復交章論不已皆不聽尋進璉左侍郎復與萼攻費宏明年二月興王邦奇獄構陷楊廷和等宏及石瑄同日罷吏部郎中彭澤以浮躁被斥璉言昔議禮時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衆忌今諸臣去之將以次去臣等澤乃得留居三日復言臣與舉朝抗四五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奸側目故要畧方進讒謗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因引疾求退以要帝帝優詔慰留吏部關尚書推前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亦缺推侍郎劉龍溫仁和仁和以奉深爭璉言宇且乃楊廷和黨而仁和亦不宜自薦帝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宇等遂廢璉積怒廷臣日謀報復會山西巡按馬錄治反賊李福達獄詞連

武定侯郭勛法司讞如錄擬璉讒於帝謂廷臣以議禮
故陷勛帝果疑諸臣朋比乃命璉署都察院桂萼署刑
部方獻夫署大理覆讞盡反其獄傾諸異己者大臣顏
頤壽聶賢以下咸被榜掠錄等坐罪遠竄帝益以爲能
獎勞之便殿賚二品服三代封誥京察及言官互糾已
黜御史十三人璉掌憲復請考察斥十二人又奏行憲
綱七條鉗束巡按御史其年冬遂拜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去釋褐六年耳楊一清爲首輔翟
鑿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璉嘗諭璉朕有密諭毋泄朕與
卿帖悉親書璉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賜璉

印章文曰忠貞貞一曰繩愆弼違因并及一清等璉初
拜學士諸翰林恥之不與竝列璉深恨及侍讀汪佃講
洪範不稱旨帝令補外璉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
改官及罷黜者三十二人諸庶吉士皆除部屬及知縣
由是翰苑爲空七年正月帝視朝見璉萼班兵部尚書
李承勛下意嫌之一清因請加散官乃手敕加二人太
子太保璉辭以未建青宮官不當設乃更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一清再相頗由璉萼力傾心下二人而
璉終以歷於一清不獲盡如意遂相齟齬指揮聶能遷

劾璉璉欲置之死一清擬旨稍輕璉益恨斥一清爲奸人鄙夫一清再疏引退且刺璉隱情帝手敕慰留因極言璉自伐其能恃寵不讓良可歎息璉見帝忽暴其短頗愧沮八年秋給事中孫應奎劾一清芻莽及璉其同官王準復劾璉私參將陳璠宜斥璉乞休者再詞多陰詆一清帝乃褒諭璉而給事中陸粲復劾其擅作威福報復恩怨帝大感悟立罷璉頃之其黨霍韜力攻一清微爲璉白璉行抵天津帝命行人齎手敕召還一清遂罷去璉爲首輔帝白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議皇后親蠶議勾龍棄配社稷議

分祭天地議罷太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別建東西二郊議祀高禩議文廟設主更從祀諸儒議祧德祖止太祖南向議祈穀議大禘議帝社帝稷奏必下璉議璉帝取獨斷璉言亦不盡入其諫罷太宗配天三四往復卒弗能止也十年二月璉以名嫌御諱請更乃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四大字賜焉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未有以發納彭澤言構陷行人司正薛侃因侃以害言廷鞫事露旨斥其伎罔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賢交章劾之帝諭法司令致仕孚敬乃大慚去未幾遣行人齎敕召之明年三月還朝言已擢禮部尚書益用

事李時翟鑾在閣方獻夫繼入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八月彗星見東井帝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都給事中魏良弼詆孚敬奸孚敬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鰲言令孚敬自陳狀許之致仕李時請給廩隸敕書不許再請乃得馳傳歸十二年正月帝復思之遣鴻臚齋敕召四月還朝六月彗星復見畢昴間乞避位不許明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初潞州陳卿亂孚敬主用兵賊竟滅大

同再亂亦主用兵薦劉源清爲總督師久無功其後亂定代王請大臣安輯夏言遂力詆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語多侵孚敬孚敬怒持王疏不行帝諭令與言交好而遣黃綰之大同相機行事孚敬以議不用稱疾乞休疏三上已而子死請益力帝報曰卿無疾疑朕耳孚敬復上奏不引咎且歷詆同議禮之孽獻夫韜綰等帝詰責之乃復起視事帝於文文華殿建九五齋恭默室爲齋居所命輔臣賦詩孚敬及時各爲四首以上已數召見便殿從容議政十四年春得疾帝遣中官賜尊牢而與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才以叢怨狀又遣中官賜

藥餌手救言古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已所服者
賜卿孚敬幸得溫諭遂屢疏乞骸骨命行人御醫護歸
有司給廩隸如制明年五月帝復遣錦衣官齋手救視
疾趣其還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十八年二月卒帝在
承天聞之傷悼不已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生
亦時進讜言帝欲坐張延齡反族其家孚敬諍曰延齡
守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及秋盡當論孚敬上
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
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責孚敬自古強臣令
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延和事敬皇帝

耶帝故爲重語惕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以故終昭聖
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他若清勛戚莊田罷天下鎮守
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賊吏一時苞
苴路絕而性狠復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
黨而已先爲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
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蘿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
謚帝取危身奉上之義特謚文忠贈太師時有胡鐸者
字時振餘姚人弘治末進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學副使
嘉靖初遷湖廣參政累官南京太僕卿鐸與璵同舉於
鄉大禮議起鐸意亦主考獻王與璵合璵要之同署鐸

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
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
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
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曾
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璉議遂上旋被
召鐸方服闋赴京璉又要同疏鐸復書謝之且與辨繼
統之義大禮既定鐸又貽書勸召還議禮諸人養和平
之福璉不能從鐸與王守仁同鄉不宗其學與璉同以
考獻王爲是不與同進然其辨繼統謂國統絕而立君
寓立賢之意蓋大謬云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丹徒知縣性剛
使氣屢忤上官調青田不赴用薦起知武康復忤上官
下吏嘉靖初由成安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世宗欲尊
崇所生廷臣力持已稱興獻王爲帝妃爲興國太后頒
詔天下二歲矣萼與張璉同官乃以二年十一月上疏
曰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
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
章還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於與爲人後之非而滅
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於慈壽太后
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璉霍韜獻議

論者指爲干進逆箝人口致違禮者不敢駁議切念陛下侍與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也則陛下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

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竝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三月芻復上疏曰自古帝王相傳統爲重嗣爲輕故高皇帝法前王著兄終弟及之訓陛下承祖宗大統正遵高皇帝制執政乃無故任己私背祖訓其爲不道尚可言哉臣聞道路人言執政窺伺陛下至情不已則加一皇字而已夫陛下之孝其親不在於皇不皇惟在於考不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百字竊稱何益於孝陛下遂終其身爲無父人矣逆倫悖義如此猶可使與斯議哉與璉疏竝上帝益大喜召赴京

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萼遂斥爲不道且欲不
使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召命下衆益駭愕羣
起排擊帝不爲動萼復偕璉論列不已遂召爲翰林學
士卒用其言萼自是受知特深四年春給事中柯維熊
言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
也遠小人而小人尚在如張璉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
闕諸臣多死徙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謫譴竊以爲罰過
重矣萼璉遂求去優詔慰留尋進詹事兼翰林學士議
世廟神道及太后謁廟禮復排廷議希合帝指帝益以
爲賢兩人氣益盛而閣臣抑之不令與諸翰林等兩人
乃連章攻費宏并石瑄請之去給事中陳洸犯重辟萼
與尚書趙鑑攘臂爭爲南京給事中所劾不問嘗陳時
政請預蠲六年田租更登極初宿弊寬登聞鼓禁約復
塞上開中制懲奸徒阻絕養濟院聽窮民耕城垣墮地
停外吏赴部考滿申聖敬廣聖孝凡數事多議行六年
三月進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時方京察南京言官拾
遺及萼萼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年
今次第斥逐然遺奸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拾遺
後互相糾劾言路遂清請舉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孟
春等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報復無以厭衆心萼言詔

出憲宗文集春欲媚言官宜并按問章下部再議春等
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
七人非考察拾遺比帝終然萇言趣令速舉給事御史
爭之竝奪俸春等乃以御史儲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獨
黜良才而特旨斥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覈
復黜給事中余經等四人南京給事中顧濬等數人乃
已其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是月拜禮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萇始甫踰月遷吏部尚
書賜銀章二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令密封言事與
輔臣埒七年正月手敕加太子太保明倫大典載加少
保兼太子太傅萇旣得志日以報怨爲事陳九疇李福
達陳洸之獄先後株連彭澤馬錄葉應驄等甚衆或被
陷至謫戍廷臣莫不畏其兇威獨疏薦建言獲罪邵繼
曾季本等因事貶謫黃國用劉秉鑑等諸人得量移世
亦稍以此賢萇然王守仁之起也萇實薦之已銜其不
附已力齟齬及守仁卒極言醜譏奪其世封諸卹典皆
不予八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
初萇璫赴召廷臣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於左順門捶殺
之走武定侯郭勛家以免勛遂與深相結亦蒙帝眷典
禁兵久之勛奸狀大露璫霍韜力庇勛萇知帝已惡之

獨疏其兇暴貪狡數事助遂獲罪楊一清爲首輔持重
萼璫好紛更且惡其壓已遂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請
鑒別三臣賢否詆萼最力帝已疑萼令滌宿愆全君臣
終始之義萼乃大懼疏辨且稱疾乞休帝報曰卿行事
須勉徇公議庶不負前日忠萼益懼給事中王準因劾
萼舉私人李夢鶴爲御醫詔下吏部言夢鶴由考選無
私帝終以爲疑命太醫院更考言官知帝意已移給事
中陸粲極論其罪并言夢鶴與萼家人吳從周序班桂
林居間行賄事奏入帝大悟立奪萼官以尚書致仕璫
亦罷政帝復列二人罪狀詔廷臣畧言其自用自恣負

君負國所爲事端昭然衆見而萼尤甚法當寘刑典特
寬貸之遂下夢鶴等法司皆首服無何霍韜兩疏訟萼
言一清與法司構成萼贓罪一清遂去位刑部尚書周
倫調南京郎中員外皆奪職命法司會錦衣鎮撫官再
讞乃言夢鶴等假託行私與萼無與詔削夢鶴林籍從
周論罪萼復散官是時璫已召還史館儒士蔡圻知帝
必復萼疏頌萼功請召之帝乃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
萼未至國子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
麼敢與聞耶并圻下吏明年四月還朝盡復所奪官仍
參機務萼初銳意功名勇任事不恤物議驟被摧抑氣

爲之懼不敢復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帝輒優旨慰留
十年正月得請歸卒於家贈太傅謚文襄萼所論奏帝
王心學論皇極論易復卦禮月令及進禹貢圖輿地圖
說皆有裨君德時政性猜狠好排異已以故不爲物論
所容始與璉相得歡甚比同居政府遂至相失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生而孤弱冠舉弘治十八年進
士改庶吉士乞歸養母遂丁母憂正德中授禮部主事
調吏部進員外郎與主事王守仁論學悅之遂請爲弟
子尋謝病歸讀書西樵山中者十年嘉靖改元夏還朝
道聞大禮議未定草疏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

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
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
以爲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
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
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爲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
後以爲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
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爲人後者父嘗立
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
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

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爲考豈名實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是實爲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爲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爲子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爲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爲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爲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爲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於大道者

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爲達孝豈有子爲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爲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當乎名實非唯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疏具見廷臣方觝排異議懼不敢上爲桂萼所見與

席書疏竝表上之帝大喜立下廷議廷臣遂目獻夫爲奸邪至不與往還獻夫乃杜門乞假旣不得請則進大禮上下三論其說益詳時已召張璠桂萼於南京至卽用爲翰林學士而用獻夫爲侍講學士攻者四起獻夫亦力辭帝卒用諸人議定大禮由是荷帝眷與璠萼埒四年冬進少詹事獻夫終不自安謝病歸六年召修明倫大典獻夫與霍韜同里以議禮相親善又同赴召乃合疏言自古力主爲後之議者宋莫甚於司馬光漢莫甚於王莽主濮議者光爲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說惑人最甚主哀帝議者莽爲首師丹甄邯劉

歆附之而莽之說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惑萬世誤後學臣等謹按漢書魏志宋史畧采王莽師丹甄邯之奏與其事始末及魏明帝之詔濮園之議論正以附其後乞付纂修官參互考訂俾天下臣子知爲後之議實起於莽宋儒之論實出於莽下洗羣疑上彰聖孝詔下其書於史館還朝未幾命署大理寺事與璉萼覆讞李福達獄萼等議馬錄重辟獻夫力爭得減死其年九月拜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直經筵日講尋代萼爲吏部左侍郎復代爲禮部尚書明倫大典成加太子太保獻夫視璉萼性寬平遇事亦間有執持不盡與附會萼反陳洸獄請盡逮閭官葉應驄等以獻夫言多免逮思恩田州比歲亂獻夫請專任王守仁而罷鎮守中官鄭潤總兵官朱騏帝乃召潤騏還思田旣平守仁議築城建邑萼痛詆之獻夫歷陳其功狀築城得毋止璉萼與楊一清搆獻夫因災異進和衷之說且請收召謫戍削籍余寬馬明衡輩而倍取進士之數帝優詔答之寬等卒不用獻夫以尼僧道姑傷風化請勒令改嫁帝從之又因霍韜言盡汰僧道無牒毀寺觀私創者帝欲殺陳后喪獻夫引禮固爭尋復代萼爲吏部尚書璉璉罷政詔吏部核兩人私黨獻夫言陸粲等所劾百十人

誣者不少昔攻璉萼者以爲黨而去之今附璉萼者又
以爲黨而去之縉紳之禍何時已乃奏留黃綰等二十
三人而黜儲良才等十二人良才者初爲御史以考察
黜止疏詆楊廷和指吏部侍郎孟春等爲奸黨萼因請
復其職至是斥去時論快之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
垣請嗣爵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
爲證帝善其言下廷議外戚遂永絕世封璉萼旣召還
羽林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萼及兵部尚書李
承勛又劾御史廖自顯自顯坐逮已又訐兵部郎中盧
裂等獻夫請按治永昌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

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給事中孫應奎劾獻夫私其
親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澤帝不聽都給事中夏
言亦劾獻夫壞選法從張璉所惡浙江參政黃卿於陝
西而用璉所愛党以平代邪回之彭澤踰等蠲遷太常
及他所私昵皆有迹疑獻夫交通賄賂疏入帝令卿等
還故官獻夫及璉疏辨因引退帝重違二人意復令卿
等如前擬頃之給事中薛甲言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
張瀾以軍餘劾勛臣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
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訐章下吏部獻夫等請從甲
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譁張亂政并飭南京給事

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當是時帝
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僞得獻夫議不懌報罷於是
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
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璉獻夫耳漢已蒙詰譴言應
奎所奏皆用入行政之失甲乃指爲毛舉細故而頌大
臣不已貪縱如郭勛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橫行羣臣
緘口萬一有逆人廁其間奈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
部再議甲具疏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三官出之
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
月郎官倍之獻夫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卽報允然猶虛
位以俟十年秋有詔召還獻夫疏辭舉梁材汪鉉王廷
相自代帝手詔褒答遣行人蔡駿趣之駿及門獻夫潛
入西樵以疾辭旣而使命再至云將別用乃就道明年
五月至京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初賜
獻夫銀章曰忠誠直諫令有事密封奏聞獻夫歸上之
朝至是復賜如故吏部尚書王瓊卒命獻夫掌之獻夫
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家人姻黨橫於
郡中鄉人屢訐告僉事龔大稔聽之獻夫還朝囑大稔
會大稔坐事落職疑獻夫爲之遂上疏列其不法數事
詞連霍韜獻夫疏辨帝方眷獻夫大稔遂被逮削籍十

月彗見東井御史馮恩詆獻夫兇奸肆巧辨播弄成福將不利於國家故獻夫掌吏部而彗見帝怒下之獄獻夫亦引疾乞休優詔不允獻夫飾恬退名連被劾中惡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獨帝欲殺張延齡常力爭而其時桂萼已前卒張璁最寵罷相者屢矣霍韜黃宗明言事不當輒下之吏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職二歲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令乘傳予道里費家居十年卒先已加柱國少保乃贈太保諡文襄獻夫緣議禮驟貴與璁萼共事持論頗平恕故人不甚惡之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鼎臨清知州言舉正德十二年

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性警敏善屬文及居言路謇諤自負世宗嗣位疏言正德以來壅蔽已極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面決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弊帝嘉納之奉詔偕御史鄭本公主事汪文盛覈親軍及京衛冗員汰三千二百人復條九事以上輦下爲肅清嘉靖初偕御史樊繼祖等出按莊田悉奪還民產劾中官趙霽建昌侯張延齡疏凡七上請改後宮負郭莊田爲親蠶殿公桑園一切禁戚里求請及河南山東奸

人獻民田王府者救被逮永平知府郭九臯莊奉夫人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顧福傳旨授錦衣世千戶言力爭不可諸疏率謬謬爲人傳誦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勘青羊山平賊功罪論奏悉當副使牛鸞獲賊中交通名籍言請毀之以安衆心孝宗朝令吏兵二部每季具兩京大臣及在外文武方面官履歷進御正德後漸廢以言請復之七年調吏科當是時帝銳意禮文事以天地合祀非禮欲分建二郊并日月而四大學士張孚敬不敢決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議且寢會言上疏請帝親耕南郊后親蠶北郊爲天下倡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

二郊合令孚敬論旨言乃請分祀天地廷臣持不可孚敬亦難之詹事霍韜詆尤力帝大怒下韜獄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請又贊成二郊配饗議語詳禮志言自是大蒙帝眷郊壇工興卽命言監之延綏饑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爲已地至此之張綵帝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訐爵且辭新命帝乃止孚敬頤指百寮無敢與抗者言自以受帝知獨不爲下孚敬乃大害言寵言亦怨孚敬驟用彭澤爲太常卿不右已兩人遂有隙言抗疏劾孚敬及吏部尚書方獻夫

學敬獻夫皆疏辨求去帝顧諸人厚爲兩解之言既顯
與孚敬獻夫韜爲難益以強直厚自結帝欲輯郊禮爲
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直經筵日講仍兼吏科
都給事中言又贊帝更定文廟祀典及大禘禮帝益喜
十年三月遂擢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掌院事直講如故
言眉目疎朗美鬚髯音吐弘暢不操鄉音每進講帝必
目屬欲大用之孚敬忌彌甚遂與彭澤構薛侃獄下言
法司已帝覺孚敬曲乃罷孚敬而釋言八月四郊工成
進言禮部左侍郎仍掌院事踰月代李時爲本部尚書
去諫官未浹歲拜六卿前此未有也時士大夫猶惡孚

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帝知又折節下士御史喻
希禮石金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帝大怒令言劾言
謂希禮金無他腸請帝寬恕帝責言對狀逮二人詔獄
遠竄之言引罪乃已以是大得公卿間聲帝制作禮樂
多言爲尚書時所議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帝每作詩
輒賜言悉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奏對應制倚待立辦
數召見諮政事善窺帝旨有所傳會賜銀章一俛密封
言事文曰學博才優先後賜繡蟒飛魚麒麟服玉帶兼
金上尊珍饌時物無虛月孚敬獻夫復相繼入輔知帝
眷言厚亦不敢與較已而皆謝事議禮諸人獨霍韜在

讎言不置十五年以順天府尹劉淑相事韜言相攻訐
韜卒不勝事詳韜傳中言由是氣遂驕郎中張元孝李
遂與小忤卽奏謫之皇子生帝賜言甚渥初加太子太
保進少傅兼太子太傅閏十二月遂兼武英殿大學士
入參機務扈蹕謁陵還至沙河言庖中火延郭勛李時
帳帝付言疏六亦焚言當獨引罪與勛等合謝被譙責
焉時李時爲首輔政多自言出顧鼎臣入忤先達且年
長頗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其冬時
卒言爲首輔十八年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
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自

疑也武定侯郭勛得幸害言寵而禮部尚書嚴嵩亦心
嫉言言與嵩扈蹕承天帝謁顯陵畢嵩再請表賀言乞
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擇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
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帝幸大峪山
言進居守敕稍遲帝責讓言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
官因乎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
悉還累所降手敕言益懼疏謝請免追銀章手敕爲子
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
少師勳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
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怒解命止行復以少傅太子太

傳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
心知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
人一志孤立爲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
未幾雷震奉天殿召言及鼎臣不時至帝復詰讓令禮
部劾之言等請罪帝復讓言傲慢并責鼎臣已乃還所
追銀章御書陝西奏捷復少師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
華蓋殿江淮賊平璽書獎勵賜金幣兼支大學士俸鼎
臣已歿翟鑾再入恂恂若屬吏然不敢少齟齬而霍韜
入掌詹事府數修怨以郭勛與言有隙結令助已三人
口相構旣而韜死言勛交惡自若九廟災言方以疾在

告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
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以少保
尚書大學士致仕言始聞帝怒已上御邊十四策冀以
解帝曰言旣蘊忠謀何堅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初言
撰青詞及他文最當帝意言罷獨翟鑾在非帝所急也
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饌
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會郭勛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
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
皆朕股肱相妒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
後始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卽出耳帝頷之

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辨語諄諛帝怒削勛同事王廷相籍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獄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疾愈入直言雖在告閣事多取裁治勛獄悉其指授二十一年春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銀幣寶鈔羊酒內饌盡復其官階壘書獎美賜宴禮部尚書侍郎都御史陪侍當是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不及初矣慈慶慈寧兩宮宴駕勛嘗請改其一居太子言不可合帝意至是帝粹問太子當何居言忘前語念與作費煩對如勛指帝不悅又疑言官劾勛出言意及建大享

嚴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敕彙入直西苑諸臣帝皆令乘馬又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為履言謂非人臣法服不受又獨乘腰輿帝積數憾欲去言而嚴嵩因得問之嵩與言同鄉稱先達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既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寵言懼斥呼嵩與謀嵩則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齎言代其位言知甚愠諷言官屢劾嵩帝方憐嵩不聽也兩人遂大郤六月嵩燕見頓首雨泣懇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敕禮部歷數言罪且曰郭勛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為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朕不

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
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上致神鬼怒雨甚傷禾言
大懼請罪居十餘日獻帝諱辰猶召入拜候直西苑言
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疏留八日會七月朔日食既下
手詔曰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帝
又自引三失布告天下御史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等皆
具疏論言且請罪帝大怒貶黜十三人高時以劾勛故
獨謫遠邊於是嚴嵩遂代言入閣言久貴用事家富厚
服用豪侈多通問遺久之不召監司府縣吏亦稍慢易
之悒悒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帝亦漸

憐之復尚書大學士至三十四年帝微覺嵩貪恣復以
言遣官齎敕召還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嵩少師若與
言並者言至直陵嵩出其主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噤
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銜次骨
海內士大夫方怨嵩貪狡謂言能壓嵩制其命深以爲
快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文選郎高簡之戊唐龍許成
名崔桐王用賓黃佐之罷王梟王暉孫繼魯之獄皆言
主之貴州巡撫王學益山東巡撫何鰲爲言官論劾輒
擬旨逮訊龍故與嵩善暉事牽世蕃其他所譴逐不盡
當朝士仄目最後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 三十一
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
解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內豎詣
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
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往往失帝旨嵩聞益精治其
事未幾河套議起言故慷慨以經濟自許思建立不世
功因陝西總督曾銑請復河套贊決之嵩與元炳煤孽
其間竟以此敗江都人蘇綱者言繼妻父也雅與銑善
銑方請復河套綱亟稱於言言倚銑可辦密疏薦之謂
羣臣無如銑忠者帝令言擬旨優獎之者再銑喜益銳
意出師帝忽降旨詰責語甚厲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
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始大懼謝罪且言嵩未嘗異議今
乃盡誘於臣帝責言強君脅眾嵩復騰疏攻言言亦力
辨而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盡奪言官
階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
去時怨謗嵩復代仇鸞草奏許言納銑金交關為奸利
事連蘇綱遂下銑綱詔獄嵩與元炳謀坐銑交結近侍
律斬綱戍邊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
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寃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
鸞何以知止語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
華詐為之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

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牢籠
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
知有陛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帝
不肖獄成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當言死
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不從切責茂堅等尊其俸猶及
言前不戴香冠事其年十月竟棄言市妻蘇流廣西從
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削籍爲民言死時年六
十有七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既受特眷
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帝以爲
不黨遇益厚然卒爲嚴嵩所擠言死嵩禍及天下久乃
多惜言者而言所推較徐階後卒能去嵩爲名相隆慶
初其家上書白寃狀詔復其官賜祭葬諡文愍言始無
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歸貌甚類
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無後

贊曰聰芻獻夫議尊與獻帝本人子至情故其說易入
原其初議未嘗不準情禮之中乃至遭時得君動引議
禮自固務快恩讎於是知其建議之心非有惓惓忠愛
之實欲引其君於當道也言所奏定典禮亦多可採而
志驕氣溢卒爲嵩所擠究觀諸人立身本末與所言是
非固兩不相掩云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終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終

臣等竊惟夫...
 言且得官矣...
 于...
 其...
 言...

